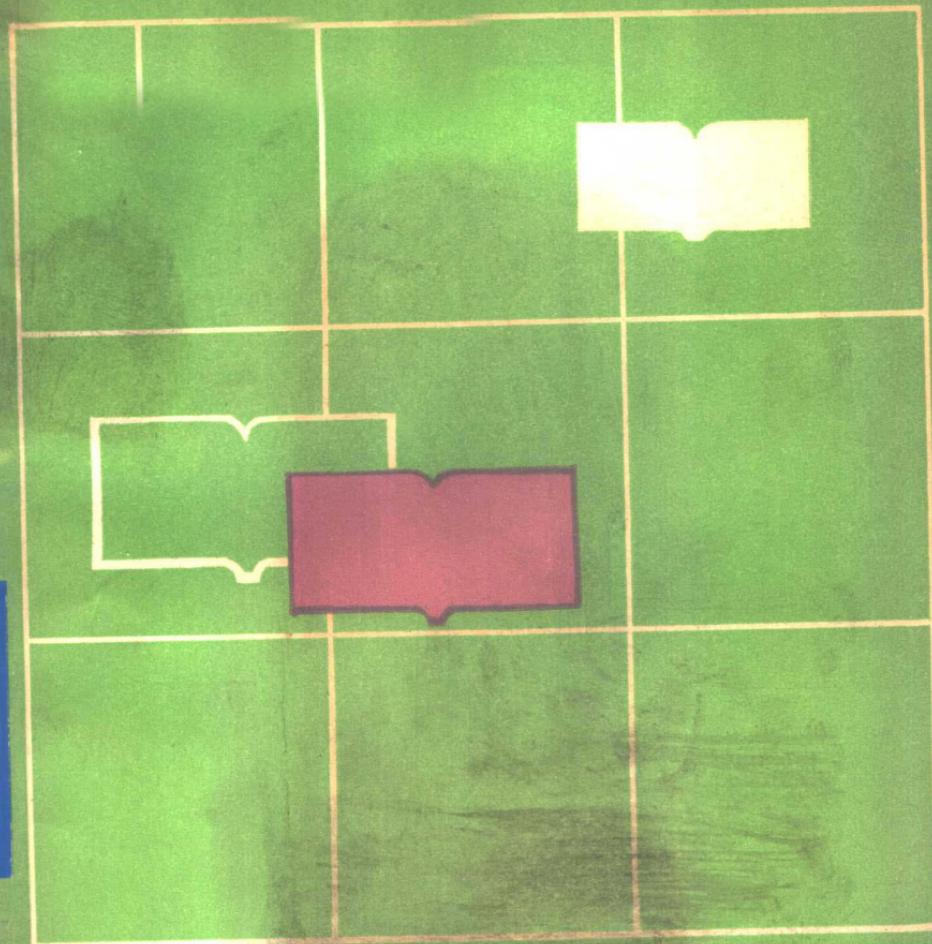


# 汉西翻译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汉 西 翻 译 教 程

赵士钰 陈国坚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汉西翻译教程**

赵士钰 陈国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10.75印张 19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00—0469—5/G · 237

定价：2.30元

## 前　　言

本书是为我国高等外语院校西班牙语专业汉译西笔译课编写的教材，是教委抓的统编教材之一。本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详细的讲解，译例丰富，并配有大量的练习，因此也可以作为学习汉译西笔译的自修教材。书中对汉译西工作中时常遇到的许多难于处理的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分析，提供了解决办法，所以本书对从事西语翻译工作也是有用的参考书。

这本教材是在我们多年翻译实践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成形的。开始是油印教材，最早章节编于一九七九年。以后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补充、扩大、修改，才最后完成的。书中有的章节内容在编入教材之前，曾作为专题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书中的例句均选自可靠的译文。相信书的质量是有一定保障的。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解放后我国出版的几种英、俄语的翻译教材；同时也参阅了近几年国外的一些翻译理论著作，特别是西班牙翻译理论家瓦棱廷·嘉西亚·耶伯拉（Valentín García Yebra）的许多著作。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这对本书的编写是很有帮助的。

这本教材可供一学年（每周二学时）教学使用。由于本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汉译西的基本功，为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书中选用的例句和练习都着眼于揭示汉译西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各种型典问题，练习也只是单

句。教师在使用过程中，可适当补充与当前现实结合得更紧密的短文作为练习材料。书中的练习，则可视学生的水平和时间加以选用，有的练习可能还需要教师的引导和提示。

本书是采取分头执笔，统一修改的方式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

赵士钰负责编写第一、二、四、五、六章，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审定。

陈国坚负责编写第三、七、八章。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西语界许多同行的支持和鼓励，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著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

# 目 录

<b>第一章 翻译学基本知識</b> .....	1
第一节 何谓翻译 .....	1
第二节 翻译的种类 .....	2
第三节 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 .....	3
第四节 翻译的可能性 .....	5
第五节 翻译过程的图表 .....	9
第六节 原文话语的内容 .....	11
第七节 关于翻译方法 .....	15
第八节 翻译的作用 .....	18
第九节 翻译工作者的修养 .....	19
<b>第二章 汉语作为原文的理解問題</b> .....	22
练习 .....	27
<b>第三章 汉译西词汇的处理</b> .....	35
第一节 辨明词义 .....	35
练习 .....	42
第二节 词的选择 .....	44
练习 .....	54
第三节 词的搭配 .....	57
练习 .....	63
第四节 词类的变换 .....	65
练习 .....	71
第五节 词的转译 .....	74

练习	79	
<b>第六节</b>	<b>词的抽象化与概括化</b>	<b>81</b>
练习	85	
<b>第七节</b>	<b>词的形象化与具体化</b>	<b>86</b>
练习	92	
<b>第四章 汉语若干句子成分的译法</b>	<b>97</b>	
<b>第一节</b>	<b>主谓主语的译法</b>	<b>97</b>
熟习	100	
<b>第二节</b>	<b>主谓谓语的译法</b>	<b>101</b>
练习	105	
<b>第三节</b>	<b>补语的译法</b>	<b>106</b>
练习	111	
<b>第四节</b>	<b>定语的译法</b>	<b>112</b>
练习	124	
<b>第五节</b>	<b>句子成分的变换</b>	<b>126</b>
练习	132	
<b>第五章 汉语若干句型的译法</b>	<b>133</b>	
<b>第一节</b>	<b>判断句的译法</b>	<b>133</b>
练习	141	
<b>第二节</b>	<b>兼语式句的译法</b>	<b>142</b>
练习	150	
<b>第三节</b>	<b>连动式句的译法</b>	<b>154</b>
练习	160	
<b>第四节</b>	<b>无主句的译法</b>	<b>164</b>
练习	168	
<b>第五节</b>	<b>因果句的译法</b>	<b>169</b>
练习	175	
<b>第六节</b>	<b>让步句的译法</b>	<b>176</b>
练习	182	

<b>第七节 假设句的译法</b>	184
练习	188
<b>第八节 条件句的译法</b>	190
练习	197
<b>第九节 无条件句的译法</b>	200
练习	213
<b>第十节 意合结构句的译法</b>	216
练习	220
<b>第十一节 长句的译法</b>	221
练习	238
<b>第六章 汉译西中西语特有语法手段的运用</b>	247
<b>第一节 西语动词可能式的运用</b>	247
练习	250
<b>第二节 西语副动词的运用</b>	251
练习	254
<b>第三节 过去分词的运用</b>	255
练习	257
<b>第四节 西语非重读与格人称代词的运用</b>	258
练习	261
<b>第七章 汉译西若干翻译技巧</b>	263
<b>第一节 增词法</b>	263
练习	271
<b>第二节 减词法</b>	276
练习	283
<b>第三节 重复词语的处理</b>	286
练习	298
<b>第四节 反面着笔及语态的变换</b>	302
练习	309
<b>第八章 汉语形象词语及成语的译法</b>	312

第一节 形象词语的译法.....	312
练习.....	319
第二节 成语的译法.....	322
练习.....	332

# 第一章 翻译学基本知识

## 第一节 何谓翻译

什么叫翻译？这是翻译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著名翻译理论家塔伯（Charles R. Taber）和奈达（Eugene A. Nida）在他们合著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翻译的定义，这个定义曾被翻译学者广为引用。他们说：“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对等首先是指语义上的对等，再就是风格上的对等。”

语言学家杜博伊思（Jean Dubois）等人合著的《语言学词典》关于翻译的定义是：在保持语义对等和风格对等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这两个定义在当前国外翻译学界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都强调译语与原语要“语义对等”、“风格对等”，而且译语要使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按照这样的要求来搞翻译，好则是好，但我们认为严格地讲这不是关于翻译的定义，而是关于“优秀翻译”的定义。

我们认为要回答翻译是什么，首先应肯定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它和其他一切语言活动一样，能够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但翻译满足的是操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人们之间交际的需要，它通过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转换来达到互

相交往和交流思想的目的。

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把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 第二节 翻译的种类

从翻译的定义出发，可以由几个不同的角度把翻译分成几类：

1. 按翻译涉及的语言来分，可分为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前者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翻译；后者是指同一语言的各个语言变体之间的翻译，比如古代语和现代语之间、各种方言之间的翻译。

2. 按译文的表达方式来分，可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一般来说，前者原文的形式是谈话，后者原文的形式是书面材料。但有时由于实际工作需要，也有口头翻译书面材料的情形。口译又可分为接续翻译和同声传译。

3. 按翻译材料的文体来分，可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两大类。前者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翻译的重点是再现原作的情感内容和修辞特征；后者包括政论作品、科技作品、新闻报导、各种应用文等等，翻译的重点在于准确表达实际内容。

4. 按译者对翻译材料的处理方式来分。可分为全译、节译、摘译、编译、翻译大意等数种。

5. 就翻译方法来说，有逐词对译、直译和意译。

### 第三节 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

任何翻译过程都含有两个阶段：理解原文的阶段和用译入语表达原文内容的阶段。

在理解原文的阶段，译者进行的是语义学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是设法弄懂原文的内容，原文的意思。

在表达阶段，译者的活动是名称学方面的。译者在这个阶段要在译入语中寻找词汇、短语、句式来再现原文的内容。

理解还不能算是翻译，但却是任何翻译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译者阅读原文的目的和精细程度不同于一般读者。译者的阅读还往往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比如原文不是他的本族语，因为通常翻译总是由外族语译为本族语。

译者和一般读者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从语言符号，从语汇的外形，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讲，是从能指走向其语义内容。译者同读者行进的方向同作者写作原文时的走向恰恰相反。作者是从语义内容，从意思走向语言符号。

但译者和一般读者间有个明显的区别：一般读者领会了话语的内容，就算到达了旅程的终点。而译者从一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不停留在这个地方。他要接着再跋涉一段相反的路程。这段路程和原作者的行进方向是相同的，只是进入的地域不同：是从原文的内容走向译入语中能够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言符号。

译者因为要把自己的理解用译入语转述出来，所以他的阅读要更加精细。译者不能满足于一般读者的理解程度，而要力争尽可能接近于完全理解原作。而且对译者来说，原文通常都是他国语言，译者要想深入领会原文的内容，并非易事。所以，他要非常细心地反复阅读原文；粗粗一读，囫囵

吞枣，是不能胜任翻译工作的。

人们在阅读的时候，总是一边阅读，一边不知不觉地、迅速地进行着语义分析，这样才能读懂。这种语义分析包括三个方面：词汇——形态分析，形态——句法分析和超语言，或者叫语外分析（指话语所论及的事物和话语的背景情况）。一旦遇到障碍，弄不懂时，就要自觉地运用其中的一种、两种、甚至三种分析法。这种语义分析在阅读外语时，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译者阅读原文就常常需要有意识地作这类语义分析。

但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词、句的层次上，他还应该注意对全文总体上的领会。为此，译者在动手翻译之前，至少要三读原文：（1）粗读全文，了解内容，掌握大意；（2）细读全文，借助词典和资料解决语义和内容上的疑难问题，求得深入理解原文；（3）通读全文，着重领会原文的中心思想，把握原文的全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翻译最忌句句对译却不知所云。

表达以理解为前提，没有深入的理解，便不可能有正确的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透彻理解了，自然就可以确切地表达，哪怕译入语通常都是译者的本族语，也没有那么便当。表达又是一番功夫。

我国翻译界前辈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意思是说，创立一个新术语，要花上十天或一个月的工夫推敲斟酌。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一语道出了翻译工作的艰难。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先生还深刻指出：“翻

译是再创作。”

翻译不是语言的机械转换，寻找和选择适当词语和表达手段一是个很费周折的过程，是译者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过程。任何一个认真实践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而且按谱系分类法，汉语在语言分类上属汉藏语系；西班牙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汉、西两种语言在构词方法、词形变化、词义范围、用词习惯、造句规则、词序安排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远不如同语系、同语族的语言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因而汉西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更不可等闲视之。

所以，凡属重要一点的翻译，在表达阶段都要有三个步骤：初译、校核、定稿。

初译时要在译文语言里寻找和挑选恰当的表达手段。初译稿应尽量地贴切原文。要避免漏译。

校核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对照原文，逐句校核，检查有无理解上的差错，有无错译、漏译。二是脱离原文，专从译文角度检查，看译文是否通顺流畅，从译文角度进行润色加工。

定稿是将校核修改后的译文再对照原文通篇检查一遍，将译文中的难点最后解决，作最后一遍修改。

到此，翻译的全过程就算完成了。

#### 第四节 翻译的可能性

翻译是可能的吗？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这也确是一个尚未从理论上得到充分论证的问题。

中外许多聪明的翻译家早已从经验中认识到，译文只能

求其近似原文，或“过”或“不及”，而永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一样。我国翻译学者提出“似”有“三似”：形似、意似、神似，并以“神似”为翻译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为什么只能“似”？为什么译者只追求一个“似”字。而读者只能将就着阅读一篇篇近似原文的译作呢？为什么翻译不求“三同”？难道“形同、意同、神同”不是比“形似、意似、神似”更好吗？毫无疑问，译文“三同”了，才是原文的本来面貌。但翻译实践表明译文与原文全同是做不到的。在“似”与“同”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似”乃是翻译活动的极限，这早已成了翻译工作者的普遍认识了。

这就是说，翻译是可能的。但绝对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开辟了揭示这一奥秘的途径。

现代语言学指出语言是一种有声的符号系统。每个语言系统都是各自独立，互不渗透的。法国现代语言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在他的《翻译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只要我们接受目下流行的关于词汇、形态、句法结构的理论，我们就要承认翻译是不可能的。”

穆南在这里所说的“不可能”，是指译文要在词汇、形态、句法方面和原文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译文要在“形”和“意”两方面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以汉西两种语言为例，在每一方面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1）词汇方面。西语没有对应的单个词来分别翻译汉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做为称谓只有一个通称“ *tío* ”；反过来，汉语在这方面没有通称，只有个称。汉语中，牛、羊等动物有通称，也有个称，西语无通称，只有个称。因而，汉语里讲“大树下面有

一只羊”；西语就无法翻译。汉语里“飞机”、“汽车”，都是通称，包括各种飞机和汽车；西语无表示通称的单词。因此，汉语讲“上月击落敌机八十架”，译为西语时就要明确都是些什么飞机。

(2) 形态方面。西语词汇有形态变化，汉语无形态变化。汉西语在形态上的对应是无法做到的，而形态变化所包含的意义也就往往无法顾及。例如下面三句西语：

Oscar nace en 1937.

Oscar ha nacido en 1937

Oscar nació en 1937.

汉语只能统一译为：“奥斯卡生于一九三七年”。西语句中动词“nacer”（出生）的三种不同的时态变化，自有其微妙的差异，汉语表达不出来。

(3) 句法方面。各语言都有自己的句法结构，而且互不渗透。在互译时，除了巧合的情形外，句法结构无法保持一致。例如：

Los sorprendió una lluvia torrencial.

他们遇上了瓢泼大雨。

西、汉这两句话，意思是一样的，但从结构上看，主、宾语正相颠倒。又如：汉语“直到去年，我们彼此才认识”这句话，西语的对应语是：“Hasta el año pasado no nos conocimos.”两句话用的语词可以说是完全对应的，但汉语是肯定句，西语却是否定句。

如果译文必须再现原文词汇、形态、句法结构形式上的每个细节，那翻译确实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某些利用语音、语法特点造成的特殊修辞效果，如回文诗、藏头诗、双关语、歇后语、绕口令等等，都是不可译的，或是很难译的。因为这些东西，形式本身比内容重要得多，破坏了它们的结构，它们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翻译不仅在表达上不可能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就是在理解原文上，译者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理解准确。要想完完全全理解一部作品，读者须是一个理想的读者，他必须在各个方面与作者完全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行。因为我们知道，就连作者本人也可能说不清，或者不完全说得清他自己几年前，几个月前或几天前想要表达的意思。

要是一篇作品果能完全理解，那么，几个读者读同一篇东西，就有可能理解得完全一致。但是，实践表明，从来没有两个读者读同一篇有一定篇幅，有相当内容的文字，会领会得完全一致的。也从未有过同一部书的两个译本译得完全一样的情形。事实上，一篇文字从译者的领会、理解阶段起，就开始成为译者自己的某种东西了，就已经不是它自己了；而并不是在译者移译、表达的阶段才这样的。

所以，就是从理解原文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可能做到使译文百分之百地符合原文，当然也更谈不上什么“神同”了。

但翻译又是可能的。因为人类各民族间语言虽不同，但无论在生理、心理、思维、逻辑，还是在社会、文化方面，都有其共性，就连语言本身也不例外。每种语言都使用符号，都可表达全部生活经验。不仅能描绘已知的环境，而且能够描绘新的、没有体验过的环境。所以，一个民族的人所表达的生活经验或思想感情，另一个民族的人也可以表达出来。这就是话语的可译性的基础。

语言的结构只是语言的外壳，语言的核心是语义，语言之所以能充当交际工具，就在于它的表义性。翻译的使命是实现语际间的交流，所以重要的是把语义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翻译从本质上说是要通过改换结构求得再现意义：去掉意义原有的语言外壳，再赋予它新的语言外壳。所以，